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七五・集部・別集類

珍執宦文鈔七卷	珍執宦詩鈔二卷	〔清〕莊述祖撰	一
青芙蓉閣詩鈔六卷	〔清〕陸元鋐撰	一五九	
壹齋集四十卷	〔清〕黃鉞撰	二二七	
師竹齋集十四卷	〔清〕李鼎元撰	四六九	
敏齋詩草二卷	巴塘詩鈔二卷	〔清〕李苞撰	六〇九
留春草堂詩鈔七卷	〔清〕伊秉綬撰	六九七	

珍文

欽

宜

脊令舫藏板

珍執宦文鈔卷一

武進莊述祖藏

皇上七旬萬壽頌

謹序代

臣聞義農之道原於易堯舜之德著於書文武之功業歌於詩聖人彰往所以察來也學者識古所以知今也是以立德功業之極必享位祿名壽之隆時則有元會運世之期理則有晝夜寒暑之信此六藝所以不言符瑞而性與天道即在燮倫日用之間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德致精一之學行時中之政彰公溥之治成位育之功實與義農堯舜文武同揆非管窺

珍執宦文鈔卷一

上

蠡測所能名言也顧在敷聞迪見漸仁摩義之久積而滿滿而作雖至愚極陋皆有不能自己之贊焉臣不自揆竊原易所發揮書所陳敘詩所歌頌循環由繹庶幾乎

聖德之形容以頌

億萬歲巍巍之壽誠有見其必然者也書曰惟動丕應僕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見我

皇上事

天之誠敬也明德馨香基命宥密既已上下同流而往

來相應迫乎

躬親監薦心志孚威儀肅禮樂明備所謂惟聖人爲能
饗帝也是以百神受職莫不肇稱而咸秩焉此正位凝
命全付所覆九有萬方莫不承順之本也詩曰永言孝
思孝思維則文德繼文武功繼伐聖人有志事惟聖人
善繼述之見我

皇上丕承

五聖之孝德也三謁

珠丘念創造之艱難聲靈之赫濯撫有方夏之中正純
粹闡揚敷釋爲上古所未有矧迺

珍執宦文鈔卷一

三

天造神斷底定西陲二萬餘里用罔

聖祖

世宗貽燕之丕志告功

皇天適昭

家法肫肫乎循本復始而凡因時立政施措從宜者又
皆合符於

心法焉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孝
之至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九功之德播爲九歌
見我

皇上仁民之廣大也

國家重熙累洽施取其厚敘從其薄億兆黎庶其浹髓
淪肌者久矣

聖皇御極之初蠲天下積逋數千百萬自是以來議施
議貸賑窮寬乏恤商惠工無歲不周無地不徧司農之
筭隸首弗能紀其算焉而且蠲全賦者至於三蠲全漕
者至於再書契所紀未有倫比而

聖心勤懇保惠赤子申錫無疆者正未艾也所以養民
者博厚如此而所以導民使若其恒性者凱以強教之
悌以悅安之愛民之深勤民之篤期於禮讓興行風俗
淳茂同臻於仁壽而後快足焉歛時五福錫厥庶民斯
之謂矣書曰惇叙九族庶明勵翼又曰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親親賢賢考言詢事見我

珍執宦文鈔卷一

三

皇上建官授任之咸宜也揆之以至公照之以至明任
之以至當訓之以至要待之以至恕酬之以至厚定之
以至斷慎用六柄裁旨

聖衷而偏黨之萌漸無敢偶作於下者能必當官功必
當祿屢最者進負殿者退各因其材而無容心焉而且
片善必甄微勞必錄小失必宥公過必容才之偏全小
大心之誠僞敬肆事狀之虛實功罪

明見萬里而左右近侍未有敢爲緣飾之術者也追錄

元功進封褒謚庸勲親親之典懋矣無有遠邇無有新舊要使各得其分願焉是以羣臣雖莫能望

聖主清光而精心竭力輻輳並進夙夜承事遵道遵路蕩平正直未有信於此時者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孔子曰君子而時中用其中於民各當其時而用之於民者執中之實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乾九五所以爲大中也我

皇上法天行健至誠無息立天下之大本則堯舜授受之統在此矣本堯舜之生知爲孔子之好學析理則不爽毫釐處事則止於至善明於庶物必考其是察於人

珍觀宦文鈔卷一

四

倫必法其至而恭讓之禮必致敬於至聖先師尊宋五子書於漢唐諸儒之上而是非固無適莫也惟擇善而從之爾是以無稽之言弗詢之謀或爲世道人心之害者嚴辨而明著之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定天下之業而無所缺世法世則以是爲

慈訓焉此豈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所能登堂齊哉者乎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君子所其無逸

聖上惟時以順萬事之常惟幾以妙萬物之感慎憲於始屢省於成萬年有道一日二日之積也禮樂刑政工虞水火同民心出治道阜財利器用百官分職悉本

乎

聖上之緝熙單心而薄以不忍人之政自昧爽以逮繼晷一日之間事有恒品惟曰欲至于萬年也方今生齒之數積於昇平而日盛幅員之廣統以中外一家而日廓竊以爲皐陶所云萬幾未能當今日之什一二也伏見我

皇上批答章奏朝夕下細札十行指揮萬里文武大吏出使小臣立

賜召見未嘗有留事也至於民生休戚封疆機要必先革綱繆力圖善後

珍觀宦文鈔卷一

五

省方考績歲事三田

親御鞍馬乘安輿沐雨櫛風同規創業此藩方所以心悅誠服而河宗由是底寧海若由是呈潤登蒼生於衽席之安洪纖高下靡不受獲易所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

聖上惠德之長裕且日進而无疆焉唐虞三代之隆又何以加於此乎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詩曰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是以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矣

國家良將武師干城腹心之士惟

皇上遵養豫教順動而時用之所至如時雨浹旬而伊
韋底定畔渙則討之馴服則柔之決策

睿謀允符師律風行草偃奄有崑山之西康居大宛莫
不賓從金川二司初聽則須暇之不順則勦絕之負固
者靡所恃革面者無所懼懷德畏威謐如也東泛海島
西泊泰西獻琛奉幣效官者不殊方內皆我

皇上聰明睿智之所照臨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我

皇上文德日新文治日隆所為義禮制度考文大矣美
矣盛矣表章六經裁定正史道必原乎聖政必適乎王

珍觀文鈔卷一 六

義理科指世世通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以昭大一統
之盛恭惟

御製詩文集集古今之大成含元氣稽道法本人情該
物理咸出於

躬行心得之忱而證以目見以求之實材藝如周公不
能進焉而又

特開四庫全書館廣錄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
閣萃其精要覽其博大舉其支葉去其繁瑣煥之以

全章經之以

大訓而圖書金石古翰寶墨審定甲乙既藏其秘寶又

廣其流傳無有遺逸焉是以儲材甚多論叙甚優毛髮
絲粟之才連茹彙起而廣開科目徧立膠庠近在

山莊遠及西園咸予解額以惠多士作人如此其盛也
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遭逢

聖明展采錯事將欲襲六為七允其時矣易曰富有之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至當者德也百順者福也

皇上秉大德御大寶福應豐備

萬歲康寧元元欣戴華封人之祝不謀同心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珍觀文鈔卷一 七

皇祐景鑒定天保稽天若億萬斯年民同樂兮其一

皇德壽昌咸五帝登三王億萬斯年慶延長兮其二

皇道文明原義畫繹孔經億萬斯年正權衡兮其三

皇庸作歌定禮樂致中和億萬斯年福祿那兮其四

皇惠發閭金粟賜踰京垓億萬斯年豐穰來兮其五

皇門四闢宅俊彙薪標積億萬斯年沐膏澤兮其六

皇勤省成迪彞教茂嘉生億萬斯年頌清寧兮其七

皇武定功和夷績敘西戎億萬斯年文軌同兮其八

皇敬作所祗產祥神降嘏億萬斯年壽星曜兮其九

皇覽包符揚大烈撫鴻謨億萬斯年膺錄圖兮其十

擬白羽扇賦 有序

余讀曲江白羽扇賦仰止其風流夫鴻羽可用爲儀白
賁貞而无咎比物醜類殆香草美人之義焉敢綴鄙辭
以識景行云爾

原夫九華遺製五明舊章揚仁風於黎庶奉化日之舒
長惟德其物懷允不忘被湛恩而鳴豫撫弱植其難當
人同海燕之微方慚帷幄扇帶寒鴉之影忽降昭陽於
時黃扉漏永紫樹涼生江蓮搖影松篁浮清月每喘4
被薰風而知畏雲能蔽日沐膏雨而心驚維茲白羽穆
如清風和鳴鶴於在野憐哀鴻於澤中抱明心之高迴

珍瓊宦文鈔卷一

八

異舞態之氤氳蒙取裁於短翮滌煩暑於玉躬當三伏
而清和與時偕濟行四方而風動代天之工思昔迴鰲
雲煙翱翔陵隰固無意於樊籠豈有心於維繫殘六翮
其何求懷一人之珍襲隨進退以抑揚任動靜而翕習
瀛洲未遠張袖而香風吹來海國雖遙近水而鮫人凝
泣他若龍腦雪香懲季世有傷儉德條融反景知聖王
不畜珍禽惟令羽之潔白比近御之球琳筠竹殊規同
斯勁節蒲葵異製共此傾心雖復委羽摧藏瞻然者其
質縱使秋風移斂皎然者可尋况乃使自天來光分月
色環涼引吹曾依警蹕之塵剪雪駢瑤深荷裁成之德

靡不初兮有終恐炎光兮易晷方戒寒蟬獨隱思獻納
於清時所希翠冕送涼理陰陽之差貸解愠奏庶人之
風如金佩王度之式庶幾一德以有成長奉千春而無
極

珍瓊宦文鈔卷一

九

擬鵲鵲賦 有序

張華作鵲鵲賦阮籍以爲王佐之才觀所云靜守約而不矜動仍循以簡易得老氏自然之旨矣夫忠爲令德學貴多聞茂先以國器爲國華當危邦而危行可不謂良佐哉抑其經營風議於閭主虐后之朝而賈謐等方倚以爲民望曾不鑒夫燕譙遂同悲於鶴唳事乖慮始識昧機先始則七鬯震驚終焉王輿敗績雖曰盡忠又何補焉按揚雄方言陸機詩義疏鵲鵲卽鵲鵲也唯郭璞謂鵲鵲非此小雀爾雅疏辨之又荀卿子所云蒙鳩楊倞註云鵲鵲也蓋亦戒慎之旨鵲鵲之詩曰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嗟哉茂先倘或未之思歟夫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斯可爲王佐矣大誠有之小亦宜然遂廣其意以作賦辭曰

咨元功之賦象播含靈於無小伊鵲鵲之微茫亦抃飛兮惟鳥其體不揚其容伊糾觀子羽之譙譙謹予情之噉噉色斯舉矣時哉時哉鸞鳳不可招而下兮求友聲於蒿萊奚尤鷺之不羣兮豈藉鵲以爲媒實其腹而弱其志兮營神澹而徘徊深林孔靜以幽默兮聊寄一枝之芳菲何江海之可思兮何廣廈之可依近無聞而遠無見兮似近道之希夷苟謂小知不及大知兮夫何異

珍執樞文鈔卷一

十一

和者之舉肥乃緝羽而編髮兮期增巢之攻堅懼風至而苦折兮爰擇木而慎旃蓋物無鉅細兮謀之貴全事無大小兮成之在先彼鵲軒兮瓊瑣復燕尾兮涎涎蔓難圖於已著艾當求於未然旣傾巢於春雨空寄怨於秋煙嗟爾桃蟲載飛載鳴翳茲弱羽何慮何營猶知治彼室家兮是豈懷夫令名曷爲得與與劉廬兮曷爲成城而傾城在君子用心之壹兮敢屬辭而丁寘亂曰飛鳥遺音斯焉取兮通物類情鑒諸古兮思患豫防或予侮兮念彼爰居愁鍾鼓兮吁嗟鴻鴈哀百堵兮思斯勤斯迫天之未陰雨兮

珍執樞文鈔卷一

十一

燕賦

日悠悠以向春鳥翩翩以遠託燕山暖而猶寒燕梅開而初落憑翼兮致辭繁縷兮縷縷捐秋社而非遙望吳宮而云遠乃有蘭宮椒室青瑣丹楹簾垂波瀲灩簷簷寶玉璫玲雙栖兮文杏弄羽兮春叢既呢喃而傳語生差池而倚風學飛初試舞絮先迎柳花時落疊燕春輕素裳兮搖曳紅襟兮未整疑新箔而迴飛驚鈿響而顧影於時寄湘中之詠誦佚女之歌巧帖宜春字非矜彩縷多結趙后之輕裾織盧家之綉綺憐么鳳而橫欽佩藏珠而視履來應礙舞貼水沾巾時將過兮朱夏歎虛度

《珍執宦文鈔卷一

上

兮陽春若乃北飛兮悠揚辭歸兮傍徨駕雲車兮日遠

願君視兮玉篴蘭闌兮秋深仙履兮難尋留爪兮留恨

遺怨兮遺音

牡丹賦

碧城絮暝紫甸花飛漢宮春曉秦王卷衣染天香於綺殿殿瑞靄之芳菲厥有眞花牡丹獨出存京洛之遺風占人間之第一曾託根於謝客之庭宜繁花於江淹之筆夫其香名專國色擅傾城錦帷日麗翠帳烟橫青猊對舞紅袖相迎暈檀心兮深淺疊羅勝兮輕盈疑翠疑怨如醉如傾借二月之晴暉影迷遠近剩六朝之金粉盡處分明爾乃綺樹雕欄垂楊深院花艷艷兮愁人情脈脈兮誰見隔輕幔以微茫映綠窓之宛轉露重香濃雨餘紅顚斜倚銀鸞橫抽金燕時飄荀令之衣却掩班

珍執宦文鈔卷一

上

姬之扇更憐絲縷難留麗景遲遲後曼花鈴深護落英片片至若美景良辰青門紫陌卿子王孫嘉賓上客玉軟縱橫金鞭絡繹葉喧隨人花粧覆額向許史之侯門過平陽之主宅遂開瓊筵布瑤席憐艷笑之雙飛舉千金而一擲玉顏既酡銅壺將夕芙蓉帳啟光流曹縣之紅鸛鵲杯傾色染歐家之碧未若清垣繚繞丹禁溪岑平分傳影半徙樓陰縵縵鳳凰之綬玲玲翡翠之簪却傍瑤轡引屏山而在玩前憑金渚俯明鏡而遙尋况乃沉香亭畔照夜車臨隨輦司花之史徵聲靡玉之音檀板歌傳奏薰風於絃管金花調譜弄翰苑之球琳別有

汀洲采若湘渚叙蘭芳塵晚韶景闌珊送光風而晴
度帶露月而平看伊名香之易盡何樂事之多盤

畫牡丹賦

若夫雲韶之院寶蹟之臺錦囊犀軸繡錯霞堆譜真花
則名稱京洛飾繪事而疑近蓬萊襲零露之清寒香傳
天上麗殿春之渥采花倚雲裁爾其辭殘紅兮魏苑拂
輕素兮吳裝暗飄蝶粉細落蜂黃巧持團扇回繫明璫
鋪殿繁花非惟芍藥迴文艷錦不羨鴛鴦酣酒晴初索
鏡花之曉月臭蘭人倦踏屏影之春陽若乃粉吹雲以
素素墨暈影而僊僊拾翠鴻驚恍遇洛濱之曲弄珠燕
繞疑游漢廣之淵低垂羅幙半燼爐煙何處飛花題鵲
一聲悄爾此間有曲霓裳三疊依然竊歎夫紅壁闌珊
玉堦密靚傳羯鼓於花陰待羊車而漏永錦窠則彩鳳
雙飛舞袖則青鸞半整猶嫌翠幙護春寒誰道玉盤承
露冷豈知度仙童之哀響秦嶺雲橫拂梁后之羅衣蜀
絃風靜燒零落之餘香送芳菲之韶景曾不如墨戲恒
沙手揮幻境何花落與花開孰分形而分影於時夜闌
深悄月午朦朧鳥楚辭於新篁想稽賦於殘桐空惹夢
鳥難解雕蟲對名花其能幾尋畫意而靡窮羨濃艷之
及時傾心曉日守嬌香而不落長謝春風

尚書古今文序略

尚書今文伏生所傳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二家歐陽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云元始詮
次爲八十三篇伏生以其學授張生歐陽生數子各論
所聞於章句外特撰大義名之曰傳五行傳伏生本法
今存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盛於兩漢儒林浸衰下逮晉
之永嘉三家尚書並佚先儒舊學略盡矣古文尚書有
三一臧於孔壁一傳於杜林一奏於梅賾孔壁古文藝
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得其書
以考今文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學官書藏於
祕府盛漢時名儒師傅既不見中古文惟司馬遷從安
國問故而劉向及子歆校中祕書故太史公書載堯舜
禹湯武王周公之事微子去殷箕子之鴻範皆古文其
十六篇中則有湯征湯誥而大誓三篇同三家經永始
中書奏錄以後值漢中微王莽之誅逸書嘉禾伏邪傳
會文并姦言五紀論三統歷譜出於向歆父子載古文
月采伊訓武成武成今文蓋周書世俘篇也或曰亡於
建武之際月采卽周書月令今逸中興初杜林傳漆書

以授徐巡衛宏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焉而
古文始行於世與今文同二十九篇惟辭義與析合爲
異隋以前鄭孔並列至唐而馬鄭之學絕矣東晉時梅
賾獻孔氏古文尚書及傳校今文經多二十五篇闕舜
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得之大桁市奏上又校馬鄭多二
十八字遂列國學宋元明以來學者多疑之竟莫得其
要領五代史志云晉世祕府古文尚書經今無有傳者
漢以中書校張霸百兩篇能辨其真僞永嘉板蕩典籍
散亡學官所傳亡可徵信故孔氏古文出歷五代及唐
乃盛行訖諸家廢而其書獨傳非人力所能致也存其
大體略枝辭者異同以求其長義在好學者深思而自
得之謹記

有虞氏宗堯議

禮祭法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鄭氏說之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蓋亦以宗堯之說於名不順故既以爲用有德者不必其先世又爲之說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通言爾愚竊謂不然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爲人道親親之本則祖宗之名其不容假借也明矣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珍執宦文鈔卷二

三

天嚴父配天明堂之祀也如用有德而已安所謂嚴父之孝乎五經皆聖人所手定其不可爲後世法者不載於經經者常也萬世通行之常道也論語曰必也正名乎祖宗之名與天地始何謂夏以下用其姓乎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郊堯非宗堯也韋昭以爲有虞氏出自黃帝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受禘於堯故郊堯又以祭法有宗堯之文謂舜在時宗堯而子孫宗舜則又過矣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鄭氏說之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

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立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神不歆非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則唐郊自當以丹朱爲尸矣禮孫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丹朱爲尸明非郊堯也至謂舜承堯猶子承父無乃言之不順乎虞夏殷之禮不可考已至周而益詳其尊尊親親之誼則一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配天之祀謂之元祀宗廟之禮昭穆序焉不正其名何以出治郊堯宗堯皆傳記所言非折衷於孔子固不可以誣聖亂經矣帝典曰受終于文祖司馬遷曰文祖堯太祖也又曰歸格于

珍執宦文鈔卷二

四

藝祖司馬遷曰祖禰也又曰舜格于文祖孔穎達曰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夏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馬融以爲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也鄭氏曰虞賓謂二王後丹朱旣云猶子承父則唐不得爲二王丹朱又誰後乎此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蓋虞用唐郊不變其禮五廟之制以祀其先故禮中庸記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之謂也明有虞氏之不宗堯也

名號以功德別優劣議

白虎通義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云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地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尚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考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五帝之名號蓋昉於此鄭氏注及賈公彥疏皆不言三皇五帝爲何代古文尚書孔安國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

珍執宦文鈔卷二

五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穎達引周官外史證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矣應劭風俗通義載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爲三皇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虞戲燧人神農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劭從大傳說白虎通義云三皇者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皆圖緯之說也大戴禮五帝德帝繫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太史遷五帝本紀從之鄭氏註中候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以六人爲五帝梁武通史以五帝自黃帝至堯而

珍執宦文鈔卷二

六

止知帝不可以過五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說益淆孔穎達書正義辨之詳矣是三皇五帝究莫定爲何代何君也竊謂孔子贊易序書獨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聖人所不言闕疑可也惟名號之與功德優劣則自有辨謹案公羊春秋董仲舒說云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絕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云四類三王今注疏本爲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卿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於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氏虞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於岱宗也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疎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其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絀絕猶列於郊號宗於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聖人之所以異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繼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二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聞春秋於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於殷本紀孱入周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大唐郊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孔頴達云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皇是皇亦稱王也禮運記云昔者先王注云此上古之時也是六十四民皆稱王矣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記事者所稱名號然也春秋傳云在帝夷羿山海經云帝丹朱非以爲優劣之別明矣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於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卽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圖緯之說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珍執宦文鈔卷二

七

殷庚不序陽甲之廟議

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殷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殷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別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夫情之有所不安卽禮之有所不行者也時太常恆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識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於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殷庚光武爲口實也夫

珍執宦文鈔卷二

八

繼世而立之不同於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辦而自明然
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春陵以下四親
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帝以下於長安故高
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於陽甲臣也於其先君庶也
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於其生也以臣事之
於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
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
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珍執宦文鈔卷二

九

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般
庚爲陽甲之臣卽謀遷般是遷般陽甲之志也故經曰
丕從厥志又曰般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於君親則祀陽甲
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
之耳般本紀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
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
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於仁之至義之盡然後
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
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太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也
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是
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於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
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大夫士受命於君無祖
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
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於父也不繼所後而繼
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
之君而陷其君於大惡皆得臯於聖人之經者也

珍執宦文鈔卷二

十

高宗彤日以諡名篇議

高宗彤日金履祥以爲祖庚釋於高宗之廟以書序爲誤據史記謂伯於祖庚之時惜其言之勿深考也百篇之序商書四十篇自帝告至於微子惟成湯稱諡武丁稱諡稱宗宗也者宗其德也以德而言太甲太戊皆宜以宗名篇矣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高宗彤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也世嗣所以相繼紹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日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中丁至陽甲九世而般庚復興陽甲至小乙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迭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孰不毀乎序日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烈祖殷祭乎抑時祭乎彤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日繹又祭也周日繹商日彤言彤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召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惟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日彤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

珍菽室文鈔卷二

七

珍菽室文鈔卷二

七

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鬬鼎非鬬不行故易日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雉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日惟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君降年不永子弟爭立其宗廟之禮固莫有修之者矣惟般庚以禰廟事陽甲故其書日般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日古我先王古我前后謂祖丁以上也又日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日書日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日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哀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彤日祭禮之大法也被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三季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卽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卽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日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